

世相锐评

“伺机滋事”是个什么罪？

□温国鹏

4月13日，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6名城管人员驾车行驶至沪亭北路、涑寅路口附近时，与一驾驶摩托车闯红灯经过路口的男子发生纠纷，6名城管人员下车对该男子实施殴打后逃逸。15日下午，涉案的2名城管人员被刑事拘留。另有4名伺机滋事的围观者被刑事拘留。（东方网4月17日）

城管打人不奇怪，打人的城管被拘留也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，连围观者都被刑事拘留，这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，难道说，城管打人，民众连看一看都是违法的？更让人不解的是，6名打人的城管中有4人是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，而4名围观者却被刑事拘留，“伺机滋事”到底是个什么罪名？为什么会比打人的城管受到的处分还重？

执法部门又不是围观者肚子里的蛔虫，你怎么就那么笃定人家一边看着一边想着“伺机滋事”？再说了，就算围观者想着“伺机滋事”，但是，人家毕竟是“伺机”还没真正“滋事”，难道说，心里想着要滋事就犯法？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“伺机滋事”是继城管打人之后对民众感情的二次伤害，围观与打人同罪甚至比打人罪责还重，那我们只有遇事绕着走了，不过，为了避免误会，也为了方便城管打人时不被打扰，请城管下次行动时最好提前设立警示牌提醒一下：“前方城管打人，请绕行，英国观”。

红十字会万元餐岂能“罚酒两杯”完事

公民法言

□陈尧

上海红十字会通报卢湾区高额餐费调查及处理情况，称资金渠道为工作业务经费，并非救灾救助款。已责成超过接待标准部分的7309元由个人承担，并在全市红十字会系统内通报批评。（详见本报昨日9版）

流言辣语



C罩杯是用来放茶叶的吗？

□张丽

“河南固始西九华山风景区开发有限公司招聘全职口唇茶采茶工，应聘者需为女性（无性经验者）……胸围为C罩杯以上；身体明显部位不允许有伤疤及受伤等痕迹。”在微博上看到这条奇闻的时候，说实在话，颇有些半信半疑。虽然现在招聘界奇谈甚多，但毕竟这么“二”的事情不是随便便能干出来的。能写出这种招聘启事的公司，得有多强大的神经和强韧的脸皮，才能够应对可想而知的口诛笔伐呢？

但随后各媒体的报道很快打消了各种揣度。没错，这是真实存在的招聘，而且该公司还给出了回应，称此举是“传承历史习俗”。

过去有句常说的话：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但在固始县这些瞄准“C罩杯处女”发力的人眼里，历史简直成了任人意淫的小姑娘。

不说我中华文明灿烂辉煌的五千年，只说中原大地那一片儿也是有深厚历史积淀的。固始县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不少说道，随便扒拉扒拉都能找出各类掌故来。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”，不至于贫瘠到了非得走“三俗”的路子。当

诚意，进一步把“谁在吃”、“为何吃”等关键细节调查落实清楚，并向社会和公众公开澄清，同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。否则，不啻是对公众爱心善心和我国慈善事业的二次伤害。

换个角度看，“万元餐”事件是由“网友曝”才走入公众视野的，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。如果还落得一个大事化小、“罚酒两杯”的结局，那不仅无法彰显法治精神，平抑汹涌澎湃的民愤，还丝毫起不到“以儆效尤”的警示作用。如此一来，相信诸如此类的事件必将继续上演，“没有最牛，只有更牛”。

然，一般概念中的茶艺表演是在光天化日下进行，茶艺师、观众都应该衣帽整齐。那么在这个前提下，是不是处女、罩杯多大、身上有无疤痕跟表演效果之间的关系，正常人想破头也是无法得到正解的。除非此事别有机关，建议当地公安机关扫黄打非部门密切留意。

言归正传，很早以前，鲁迅先生就在名作《拿来主义》中提到过对“大屋子”该如何继承的问题，留下什么、扬弃什么都说得非常清楚。那么，是这些想出“C罩杯处女采摘口唇茶”点子的人当初没有好好读书，忘记了先贤的教诲吗？也许是真忘了，也许是选择性遗忘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当人们对组织采茶的这个公司大加挾伐的时候，也不能忘了那些吃“口唇茶”的人，那些以尝了“C罩杯处女”采到的茶为乐事的人们，是他们的需要刺激了市场。换句话说，是他们心里先“三俗”，然后才有了这俗不可耐的招聘。

古有“金莲盖”，今有“罩杯茶”；南有“裸体拉拉杆”，北有“口唇采茶”。在庸俗、低俗、媚俗这条路上，下一个跳出来吓人的将会是谁，将干出什么，我们还真是无法想象。

【水宜生】特约连载



崔 娟 文 著

许询是许仙的故里。相传，年轻貌俊的许仙勤奋善良，被在淇河旁白衣洞中修炼的千年白蛇相中，两人结为夫妻。许仙凡胎肉体，经不起法海和尚的挑拨，背叛了妻子。白蛇身处困境，被法海追得无处藏身，隐身于河中的鸭子体内，还是没有逃脱劫难，被法海镇压在雷峰塔下，彩衣留在鸭子肚中。从那以后，这里鸭子下的蛋就成了“缠丝蛋”——煮熟后蛋清可层层剥离，蛋黄内红黄相间，一环红色，一环黄色，锦丝一直缠绕到蛋黄中心。

风水轮流转。金山寺中的法海和尚拆散恩爱夫妻，千夫所指之下无颜见世人，只好终日躲在螃蟹腹中。不信，你逮一只看看，淇河里所有的螃蟹肚中都有一个秃头法海和尚。

如今，许仙早已作古，金山寺塌塌修修，寺院仍存，青岩绝壁中的白衣洞仍然香火不断。

韩振淇、许含之两人上青岩、进寺院，看雷锋塔遗址，不觉已夜幕降临。蜿蜒的淇河象一条巨龙欲出河道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夜色越来越浓，空中一盏盏“鬼灯

笼”忽悠悠飞向漆黑的大山，河谷中、山脚下无处不是，无处不有，许含之害怕了，直往韩振淇身边靠。

韩振淇撸了撸袖子说：“我爷爷在世时常走夜路，随身带一根九节鞭。有一年，他从外地回来，看见路边有一个‘白犄角’，几丈高，传说是鬼变的。我爷爷一阵高兴，心说，‘我这一辈子还没见过鬼呢，今天开开眼界。’他解开九节鞭，一鞭抽去，电线杆应声而断。”

“呀！你瞧，我肩上。”许含之紧紧靠着韩振淇，直打哆嗦。

“在哪儿？真是自投罗网！让它们尝尝铁砂掌的厉害。”韩振淇一巴掌拍去，伸出手掌一看，不由“啊”了一声，“这不是萤火虫吗？”他又在地上活捉了一只给许含之看，风趣地说：“鬼还是怕我们，一个个都变成了萤火虫。”

其实，所谓的“鬼灯笼”就是萤火虫。

恐惧劲儿过去了，许含之这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，脚疼得厉害。她用乞求的口气说：“老兄，我脚疼，你背背我吧！”

“你看，‘狂人’瞪你了。”韩振淇推脱。

“他没长千里眼，就是长了，也没心看我。他舅舅是美籍华人，接他到美国定居、发展去了，已经走了一年多。临走前，同学为他饯行，问他为啥要到美国去？他说他要混入美国上流社会，竞选美国议员、总统，在美国娶一个最漂亮的女人。有人问他，竞选不上咋办？他说，他要拿出愚公移山精神，子孙孙竞选下去，直到成功。走后就再也没联系了，也不知道他的议员当上了没。”

“你们两个的关系不是不错吗？”

“关系跟感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吗？真笨！我妈跟他妈是同事，我俩不过从小认识罢了。我喜欢画画、清静；他爱好的是手枪、张扬，我们在一块儿半天都找不到俩人都感兴趣的话题。没有共同志向、没有共同爱好，能成为

同舟共济一辈子的伴侣吗？小时候，妈妈告诉我，女孩子身上有几个部位是不允许任何人碰的，等到结婚后献给最心爱的人。”

一刹那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。韩振淇心里在翻江倒海——他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。

陈晶虽然离开了，但她的影子一时很难从韩振淇心里抹去，总觉得她已经成了生命中不能分割的一部分。白天，他脑中不时闪现出陈晶微笑的面孔，夜里她又走进梦中。那么惆怅、那么痛苦！

许含之，一个高级干部的女儿；自己呢，农民的儿子，开公司一波三折，这才刚刚有了起色。自己曾经发誓，不搞出一番事业，不说成家的事。面对许含之的一片心，他咋回答？除了沉默，还是沉默。

突然，河岸上传来韩振淇的吆喝声和一阵阵鸣笛声，打破了这二人世界的静默。

六十五

韩振淇的母亲又来到河边洗衣服。天高气爽，河水依然静静地流着，河边玩耍的孩子们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她把衣服一件一件放在岸边，不由长出一口气。

那时候，常同陈晶妈一块儿来河边，两人一边洗衣服，一边说家长里短，石头、晶晶是她俩的忠实听众。如今他们大了，却天各一方，晶晶已经几年没过来了，也不知道现在过得咋样。许含之的到来，让晶晶妈对在眼皮底下长大的晶晶更加想念了。

太阳无声地移动着，河水缓缓地流着，不时激起一个个浪花。

“哟，我当就我一个孤雁来洗衣服了，大嫂你也来了？”随着声音，小昌妈提着一篮脏衣服出现在河岸上。

石头妈停下手中捶衣服的棒槌说：“他婶，小昌这几天回来了没？”

“别提他，一提他我就来气。那时他领县城的那个女朋友回家，我不也没说啥？真是不叫大人说一句话。死守住那一个，几年不叫她进我的家门。我都跟恁兄弟说了，我是无所谓，老掌柜吧是不说了，已经到那边去了，可老婆儿都恁大岁数，头天夜里脱下鞋，第二天清早也不知道能不能穿上呢，拿礼不拿礼，来看看也算。”

“她婶，咱的思想都过时了，现在的年轻人不要管他恁多。”

“不管他，他还上天呢！我这一肚文化，要貌有貌，要才有才，要是放在现在，我还不服年轻人的劲儿呢！哼，这个媳妇不经我同意，家门她别打算进。你看你家石头，走了一个，这又来了一个。”

“嗨，甭这样说，咱跟人家北京来的可门不当户不对，人家是来工作的。”

“天下哪儿不能工作，几千里地，为啥非来到咱石头身边工作？咋，皇帝的闺女都不嫁人了，嫁人都非得再找个皇帝家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毛驴跟驴走。咱石头哪点儿配不上她？不是认罢家门了？叫娘口甜不甜？没嫌弃咱家土气吧？”

“人家大城市都不兴叫娘，都是叫阿姨，专好招待呢，很随和。把家都画了下来，老枣树、石榴树都画上了，看起来跟真的一样。我跟你哥说，咱小水缸里可养不住恁大本事的鱼。”

“这不是该你老太婆高兴呢，孩子也争气，才走个披红的，又找来个挂绿的。那个好唱，嗓子就跟那百灵鸟一样；这一个又是个大画家，笔下生花。恁两口儿前世是咋修的？我呢？修个孩儿不争气，一辈子就死守着那一个浪妞，我咬死她也不解恨！”

又到了深夜时刻，韩振淇办公室的灯还亮着。听到敲门声，他思绪从工作中收回来，应了一声，开开门，许含之一脸严肃地进来。她说，她是来告别的。

韩振淇不解地问：“是嫌公司地方太小，还是嫌我招待不周？还是有些事我没有给你答复，你生气了？”

“都不是。我不忍心看着你累倒在这把椅子上，也不忍心看着公司快则三年、慢则五年倒闭。”

韩振淇很是惊诧。他看坐在对面的师妹神情很严肃，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，她为啥说出这么不吉利的话？

“我不是吓你。我父亲回去跟我分析了几个晚上，他认为你有雄心却没有大略。公司搞得越红火，发展得越快，倒闭得越快。”

韩振淇只感到脊背发凉。许含之的话他可以不信，老师的话却不能当成儿戏，他是学术界的泰斗、又是农业部部长，出言慎重，又认真考察过公司，听取过养殖户的意见和要求，对公司的发展绝对有发言权。许含之办事向来稳重，她今天深夜前来告辞，看来问题的确很严重。难道公司的决策不对，不能顺应民心？

韩振淇给许含之倒了一杯水，恭恭敬敬地递给她，微微一笑说：“含之，你真的要走？”

许含之点点头。

“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公司这辆大车翻进万丈深渊？你忍心撒手不管吗？”

许含之没有说话。

“是公司的方向不对？还是与党的政策相悖？”

(59)



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：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：3338633 13323926333